

天一閣文叢

天一閣博物館 編

第 13 輯

TIANYI PAVILION SERIES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天一阁文丛》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毛昭晰

傅璇琮

骆兆平

陈祖武

主 任

赵惠峰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子舟

韦 力

冈雅彦 (日)

邓洪波

艾思仁 (美)

邬向东

庄立臻

库金红

沈 津 (美)

饶国庆

姚伯岳

袁芳芳

袁 逸

袁 慧

徐良雄

徐建成

徐 雁

高桥智 (日)

龚烈沸

程焕文

舒月明

楼 劲

主 编

庄立臻

编 辑

袁 逸

周慧惠

韩小寅

韩小寅

张亮 张亮

郑微微 郑微微

郑微微 郑微微

本书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天一阁所藏文献分类整理研究”资助

目 录

| 史 · 踪

- 书楼寻踪二集(下) 韦 力(001)
- 青山有幸 春江作证
——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迁徙首藏富阳渔山考述 董喜萍 (016)

| 书人 · 书事

- 近代收藏出版家刘世珩 郑 玲(021)
- 近代藏书家李盛铎与他的木犀轩 许丽雯(028)
- 山阴陈锦山东刻书考 唐桂艳(033)
- 罗振常未刊藏书题跋检目 郎 菁(040)

| 版本

- 八卷本《诗集传》成书于明初考 陈 才(048)
- 明末刊本《班马异同》版本考订 郭明芳(056)
-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数术记遗》版本考 焦 露(064)
- 《茅亭客话》版本源流述略 周广骞(071)
- 庐山慧远文集的流传与辑佚 柴颖菊(081)
- 古籍版本著录辨正述例 仇家京(085)
- 《读史方輿纪要》叙录 卢 勇(093)

| 考订

- 田家英旧藏《歌林拾翠》版本刍议 肖伊绯(095)
- 《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札记 时永乐(104)
- 《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举正十五则 周录祥(109)
- 《经义考·书类》订疑 江 曦(117)

别宥斋所藏经折装《宸奎阁碑铭》拓本考释	李本健(121)
---------------------------	----------

述论

我国藏书文化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	张莹(125)
基于津派千波刀技艺的纸本古籍洗揭修复	陈斌(145)
简论古书中有关古籍修复的记录	臧春华(151)
试论明代的文献保护	王美英(168)
私家藏书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流变与发展	林英(178)
苏州洞庭商帮与藏书文化	马杰(185)
“旧识卖书家”:《津门书肆记》中的书贾形象探析	荣方超 张芳(193)

纵览

扬州大学图书馆馆藏中的许心武赠书考论	赵宣(198)
青岛市图书馆藏郑爰居捐赠古籍述略	黄丽群 牛泉 刘昌玮(208)
上海博物馆藏黄丕烈跋本简介	柳向春(214)
长春市图书馆特藏文献资源建设分析	林忠娜 刘春颖(221)
凌惕安贵州文献的收藏与贡献	郑林生(227)
湖南大学图书馆建筑演变	涂湘波(231)

随笔

休宁戴氏与如皋水绘园	徐小维(236)
叶叶如闻风有声	
——试论吴镇竹枝词与性格、时代之间的关联	潘晓虹(244)

序评

崇贤馆巾箱本序言	傅璇琮(247)
创私藏研究之丰碑 建个案探讨之范式	
——评丁延峰教授的《海源阁藏书研究》	陈德弟(249)

后记	编者(254)
----------	---------

书楼寻踪二集(下)

韦 力

七、藏书楼寻踪：黄澄量五桂楼

黄澄量五桂楼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梁弄镇五桂弄6号,十余年前第一次寻访藏书楼时曾经去过,当时阴雨连绵,看门的老先生不太欢迎我,但我仍然以“耍无赖”的方式进入了书楼,未知十几年过去,其近况如何。原本计划当日在上虞访完王充墓后,前往余姚住下,次日再前往五桂楼。然访完王充墓后,看看地图,五桂楼并不太远,且时间尚早,索性一口气跑完,次日可以直接去宁波,节省时间再访下一程。

黄澄量为清中期藏书家,字式筌,号石泉,生卒年不详,《余姚县志》载其曾师事孙磐、诸重光,笃志力学,于书无所不窥。因家事所羁,黄澄量未曾参加过科举考试,然而他虽无功名,却是地道的读书人,友人胡芹曾称他“每得一书,添一目,即读一书,而十而百而千而万,记于目者记于心,是亦博闻强识之一助也”。所著有《四明耆旧传》《四明游记钞》《姚江书画传》及《石泉公遗诗》等,尝以日常生活入诗,赋《书睡》诗曰:“生年未卅岁,夜睡曾不足。若非书中寝,一日终蹉跎。”蒋清翊《五桂楼藏书记》中称其:“器度融和,风神渊穆,整躬比于圭璧,好学甚于丹青。执卷庭中,雅同高风;带经陇畔,有类倪宽。托白芷以高歌,緘青箱而劝学。先生思宏传研之心,永念遗籀之教。留心缥素,肆力丹铅。过秦相之门便求《吕览》,入蔡邕之帐试索《论衡》。搜坠简于荒陵,受异书于神石。巨编既辑,不遗安石之碎金;小道可观,兼采寒山之片石。举凡鹿洞谈经之作,龙门经世之文,漆园藏室之言,唐勒景差之制,以至九章算术、五垒兵图、星宫风角之渊微,王相握奇之阴奥;三乘秘藏,衍香象于元宗,九龠仙经,刊飞龟于丹帙。网罗略备,囊括无遗。”

嗜书如此,当然要建书楼以储之,五桂楼即黄澄量所建之藏书楼,始建于嘉庆十二年(1807),其名称得来,源自黄氏先祖中曾有昆季五人同在朝中任官,这五位昆季分别为黄开、黄闾、黄阁、黄闾、黄闻。宋高宗又有《送五子还乡诗》,其中有“普天夫子铎,仙籍桂枝香”句,黄氏族谱中又多次以“五桂”来称誉这五位先祖,黄澄量遂以“五桂”颜其斋。五桂楼中所藏珍籍之富,有“浙东第二藏书楼”之称,楼中曾储书六万余卷,仅方志就有四千余

卷。黄澄量在世时,曾编有《五桂楼书目》四卷,著录藏书五万余卷。其去世后,子黄肇震继承父业,继续收集图书,将五桂楼藏书增至六万余卷。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进入梁弄镇,五桂楼藏书因之部分散失,嗣后黄澄量之孙黄联镖、曾孙黄安澜重振家风,经多年搜讨,不断购进,终于将藏书基本恢复至原有规模。黄联镖同治九年(1870)在《姚江黄氏五桂楼书目后记》曾述及此事:“先王父石泉公性嗜篇籍,租入之余,悉以市书,历十余年,积卷五万有奇。列柜二十,筑五桂楼藏弃其中。先大父药溪公哀聚增益又不下万卷,楹书之富甲越中。辛酉之难,稍稍散佚。(联镖)念手泽之存,命仲儿(安澜)谨为整理。部次之紊乱者更之,卷叶之乱者序之,其阙佚者随搜补之。自乙丑秋季迄今庚午仲冬,历寒暑仍还旧观,藉承先志并勗后人焉。”

五桂楼为浙东第二,第一当然是宁波范氏天一阁。天一阁登楼之难众所周知,藏而不用尽饱蠹鱼,令无数藏书爱好者扼腕。五桂楼则不同,黄澄量不仅将藏书对外开放,还向前来观书者提供食宿,于当时学子而言,可谓功德无量。五桂楼藏书在对外开放的状态下,一直保存到民国年间,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将五桂楼藏书中的全部方志类书籍以及其他善本共计六千余册运往杭州,由浙江图书馆收藏,另有一部分尚存余姚博物馆。

上次寻访时值雨季,此次寻访则天气晴朗,阳光炙烈,穿过几条小巷来到楼前,五桂楼明显比上次所见较为新整,应当是近年维修过。从外观看,所有木质门窗都经过翻新,但砖石结构仍然是原有故物。大门开着,几套中式桌椅摆在一楼厅中,映衬着新刷过的雪白墙壁,墙上还挂着装饰性的木雕,楼里非常安静,显得略有些空寂。上次所见的“七十二峰草堂”匾额仍然挂在正中,此番再睹,竟然有些亲切。上次来到时,并不知道五桂楼又名七十二峰草堂,后来查阅资料,始知其来历:旧时宁波有四明山,山有七十二峰,登五桂楼远眺,可一览四明七十二峰,故又名“七十二峰草堂”。正拍照间,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工作人员从后面出来,我见其态度和蔼,问他可否上二楼看看,上次来访未曾登楼,心中始终有些遗憾。这位工作人员以为我是偶然路过的游客,说:“上面是藏书楼,书都运走了,没有什么可看的了。”我告诉他,我知道这是藏书楼,并且就是冲着藏书而来。他说这里目前还没有正式开放,大概要到2014年才开放:“上面都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了,书都到了余姚博物馆,这里只剩下一些书柜。”听见有书柜,我兴趣更浓了,没有书是意料中的,但能看看黄澄量的书柜也是好的。我再四恳请,告诉他自己对藏书楼别有兴趣,已经看过嘉业堂、铁琴铜剑楼、天一阁等等,希望能够打动他。果然他缓缓掏出钥匙让我跟着他上楼,楼梯间极暗,推开后墙上的一扇窗始见梯阶,刚上二楼,即见墙上挂有毛笔书写的五桂楼简介,最后两段是:“藏书楼现存古籍善本十九部(625册),特藏古籍、书四十一部(578册),连普通藏书共有八千余册。1981年6月11日,余姚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跟随工作人员上到二楼,一入眼即是高大的书橱,整个二楼打通,没有正厅偏厅之分,

二十余个高两米半、宽一米半的书橱整整齐齐摆在其中,每个书橱上都贴有标签“第×号”,打开其中一个,里面又分为五层,虽然空空如也,但我仍然能想象出它曾经摆满古籍的样子。可能是担心漏雨,或者维修期间会受到影响,每个书橱顶部都铺着一层塑料布,新近刷过油漆的门窗与陈旧书橱呈现出明显的对比。看着前人的书橱,我是有些兴奋的,极亲切,又极感动,在书橱间来回走着,想起自己自从藏书以来,批量制作书柜有四到五次,零散做的不下十次,每次做书柜,形制、大小都是根据书房的体量而做,最终汇在一起,看上去总是参差不齐,远不如五桂楼有着这样强烈的整体感,让人目睹时感觉到一种庄重。站在五桂楼上,默默想着哪天自己可以重建藏书楼时,一定要毫不吝嗇地将现有的书柜全部换掉,追慕前贤,把书柜改成整齐划一的式样。

来回走动间,看见正厅中间悬挂着“五桂楼”匾额,下署“白水山人”,于是又拿起相机拍照,工作人员见状,说:“这个是新的,下面那个‘七十二峰草堂’才是老的。”然后推开前窗让我看庭前小院,花坛后的粉墙上写的“五桂传芳”正对着五桂楼,又令我联想起当年书友们在此推窗闲话之景。据说当年站在这里可以看见七十二峰,现在却只能想见“七十二峰”了。

看完五桂楼,感谢了那位守楼者之后,我循原路往外走,经过旁边的一座旧宅,也是两层的清代建筑,尚有人家在里面居住。据说五桂楼两旁曾经有过两间书房,名叫“爱吾庐”,后扩建为五间,更名“梦花书屋”,是黄澄量当年会友、写书之所,旁边另有平房若干,是当时工匠雕版印书之所,未知这座五开间的两层旧宅是否就是当年的梦花书屋。

八、藏书楼寻踪:罗振玉大云书库

大云书库是罗振玉的藏书楼,其址位于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洞庭街12号。最早的大云书库为罗振玉避居日本时所建,其地址在京都郊外的净土寺附近,其宅曰“永慕园”,附建有藏书室,因架上藏有北朝写本《大云无想经》,故将藏书室命名为“大云书库”。1919年,罗振玉由日本归国,寓居天津,1928年末,携全家迁居旅顺,于当时的新市街扶桑町购地建房,此址即今日之洞庭街16—2号。1931年,罗振玉又于私宅后购地建起藏书楼,将原藏天津的全部藏书移至此处,仍延旧称,名为“大云书库”。此次寻访的就是罗振玉位于大连的大云书库。

大云书库为三层砖木结构之欧式建筑,占地面积约三百平方米,曾度藏各种图籍、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及书画等三十余万册。1940年罗振玉去世后,大云书库所藏由罗氏后人共同嗣守。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苏联红军接管旅大地区,征用罗家住宅,大云书库亦在其中,因事出突然,所藏来不及搬走,大量古籍、字画被苏联红军成捆从窗口扔出

去,甲骨和青铜器被当成垃圾丢弃,据说当时许多老百姓纷纷前来,将珍贵旧籍扛走用来生炉子,一些字画直接被贴在壁上糊墙,甚至街头小贩们用以包瓜子的纸片都是罗家的字画。关于这些传说,我曾向罗随祖先生求证,他给我讲了关于大云书库另外的故事,大云书库命途多舛的后世经历,以及书楼主人命运之悲,让我难以在此详述。我想,历史早晚能够拨云见日显露出真相吧。今年我为了这寻访之旅,左腿受伤,罗随祖先生又来医院探望,而我们的话题仍然离不开跟大云书库相关的各种故事,这也让我忘掉了自己的伤痛,并对大云书库感喟不已。

进入洞庭街不久,即看见一根涂着黑漆的电线杆,其显目位置以白漆写着“洞庭街十二号”六个大字,电线杆旁边的欧式小楼即大云书库。小楼靠近路边的墙面上挂有大连市重点保护建筑的金属标牌,标明此为罗振玉大云书库,下有小子简介。洞庭街颇为安静,来往车辆及行人皆不多,漆成黑底白字的电线杆独此一根,极为醒目,想必前来寻找者颇多,故有人行此方便之举。小楼门窗紧闭,从外观看,整栋楼上下无一丝杂物,一楼门窗不知何时被人漆成蓝色,如今亦已斑驳,也许是因为小楼与整条洞庭街都太过干净整洁,兼行人稀少的原因,虽站在楼外看不见里面,亦能感觉到楼中空空如也。

楼前已有早来者正在拍照,自称从西藏来,并指着旁边一栋与大云书库相连的建筑说:“这是罗振玉当年住的地方,藏书和住的地方是分开的。”其所指者,为左边一栋二层小楼,与大云书库相隔仅两三米,二楼从空中伸出一个通道连向大云书库,将两栋小楼连在一起。罗振玉起居与藏书分为两处,是我一早就知道的,但眼前的二层小楼与大云书库风格极不相类,丝毫没有民国特色,最多亦不过三四十年的感觉,虽然有些纳闷,但我仍然对它拍了几张。

正在拍摄的过程中,不远处一位老阿姨大声对我喊:“别拍了,那房子跟罗振玉无关,他的房子现在我住着呢!”这话引起我的兴趣,难道确实不是这栋?老阿姨招着手说:“他的房子我住着呢!你想看就过来看吧。这一栋是后建的,和他一点关系没有。”我跟着她走下坡,往一条小径上拐进去,她指了指自家门前的文物保护牌说:“你看,这不写着呢,前几个月刚立的。”低头一看,果然是簇新的市级文物保护标牌,写着“罗振玉旧居”,标牌后为一栋两层小楼,其残旧程度令人直接联想起“危楼”二字,泥灰刷的外墙早已斑斑驳驳,门外胡乱堆着一些红砖,门楣上钉着门牌为“洞庭街16—2”,门牌后的破玻璃上蒙着厚厚一层灰,其旧居竟然如此破败,令人意外。

我问老阿姨:“为什么是您住着呢?您是罗振玉先生后人吗?”老阿姨就等着我问话,我的话音未落,她已经大着嗓门讲开了。原来这房子产权属于部队,她先生曾在部队里服役,1974年搬进这里,后来先生转业没有回老家,就一直住了下来,但是产权仍然归部队所有。这栋房子里并非住着她一家,她只是住在二楼其中的一间里,楼下被人转租出去,

养了三十多条狗,关在房间里,日夜吠个不停,气味熏天。屋子的破败与邻居难以相处令老阿姨十分痛苦,不停地向我诉说,并强拉我上楼,要我看一看她所言非虚。

果然一入大门,即听见其中一个房间里传出成群的狗吠,将近百年的木制楼板咯吱作响,屋里黑漆漆的,转角处木板楼梯伸向二楼,老阿姨推着我往上走,一定要我上去看看发霉的天花板:“你看看,这种房子,叫人怎么住?!一到下雨天,外边大雨里边小雨,那楼梯早都发霉了,说不定哪天就塌了。你再听听这狗叫,白天黑夜的,那气味!你得给我好好反映反映,呼吁一下,既然是罗振玉的房子,又成了保护单位,怎么就没个人来理一理?你看这狗养的,我去街道上、派出所、区里、妇联都找了,可就是没人理。可是你说这房子没人理吧,他又老有人来看,一会儿区里,一会儿文联,一会儿人大,反正每年来人,都是看一看就走,没人替我说话呀!我有时就把他们骂出去,看什么看?!看完了拍拍屁股走了。”这时我才明白,她把我当成记者了,即便不是记者,也是一个可以替她发声的人,希望能够改变她的居住环境。

眼前的情形一如其言,老阿姨十分气愤,但同时也尽量回避着产权问题,她知道产权不是自己的,不可能要求赔偿或者搬迁。我没有问得更多,因为她说了一句:“我要是有钱,我早就搬了。”我安慰了她几句,回到屋外,门口有着两棵大银杏树,左边的一棵枝繁叶茂,右边一棵已经大半枯死,仅有少许新枝。老阿姨见我看着银杏树,指了指台阶下的保护标牌继续唠叨:“这棵树不行了。立碑那天又是风又是雨,还打雷,那雷打得,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一群人开着大吊车就来了,吓死我了,我以为来扒房子呢!你说这又是风又雨的,让我搬哪儿去?原来是立碑来了。正立着呢,一个树枝子劈下来,堵住门口,正好砸着立碑的地方,我说你们把他的房子弄成这样没人理,立个碑管什么用?”

这是我访到的第二个罗振玉故居了。2012年曾往淮安罗家巷寻访罗振玉故居,正对着挂有“罗振玉故居”的房子拍照时,住在里面的人跑出来让我到对面拍去,说挂牌的屋子跟罗振玉没什么关系,后来见到其所指的罗氏故宅,只剩下一个荒废的小园。两个罗振玉故居,都经政府挂牌成为保护单位,说政府不重视似乎没有道理,但我仍然觉得这其中少了一些什么。然而,无论其故居如何,大云书库毕竟还在,虽然也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屋子,希望它一直这么完好地保存下去吧。

九、藏书楼寻踪:顾颉刚宝树园

顾颉刚宝树园位于江苏省苏州市临顿路悬桥巷东顾家花园4—1号。顾颉刚先生(1893—1980)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民俗家,一生与书相伴,十一岁即出入书肆,将家里给的

压岁钱和零用钱尽数用于买书,后来逐渐与书贾相熟,不用付钱亦可携归,结果十七八岁就开始欠下书账,至年底还不出钱,唯有将书还给书肆。待其工作后,更是买书成瘾,尝自言:“自后任助教,得薪金,经常出入东安市场,选购必备之参考巨帙。然是时军阀内战随年而起,文化教育之费无所出,六年中欠薪累累,至斥卖先妻钗钏以供生存,然犹积书盈三室。及备位教授,薪水之资十倍于前,则琉璃厂、隆福寺诸大贾咸揣摩其所好,排日送书,惴惴然惟恐不当予意。昔之过门而赍赀者今乃得恣意评鹭而去取之。贫儿暴富,俨若苏季子佩六国相印以归洛阳焉。凡古本、稿本及鲜见之书往往遇之,书库扩充至十室。”

顾先生的藏书几经聚散,抗战爆发后,他匆匆离开北平,存于燕京大学的藏书、信札等皆委托顾廷龙先生代为保管,后形势转危,顾廷龙将其中三万余册存入地窖,另一万册存于燕京大学宿舍。1941年日本人进入燕京大学,分藏于两处的藏书、信札及稿件先后被日本人劫去。抗战结束后,顾颉刚回到上海,将北平劫余的藏书运到上海,部分捐给了上海合众图书馆。1954年,其离沪至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此后一直在此任职。由沪抵京时,顾先生将分藏于上海、苏州两地的藏书共225箱、约九万册全部运到了北京,为此中国科学院特意为他包了两节火车,又将他的宿舍安排在前清大学士李鸿藻故居正房,面积约两百平方米,为了将这批图书整理上架,他们整整忙了两个多月,整个房屋四面墙从地面到天花板堆满了书箱,但是仍放不下全部藏书,最后只好将一些大部头的古籍卖掉。顾先生去世后,所藏六万册图册依照他“藏书不分散”的遗愿,由家人捐赠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存于该馆“顾颉刚文库”中,直到如今。王謇在《续补藏书纪事诗》中论及顾颉刚时,还专门述及迁书之事:“溯源甲骨兼吉金,攻治尚书老伏生。南北藏书册万卷,安车徙载到京城。”并注曰:“藏书甚富。比年应科学院约,特为专定车厢,载书俱行。”

顾颉刚先生的藏书处有芬陀利室、纯熙堂及宝树园等。芬陀利室原是其父顾柏年的藏书室,后来由顾颉刚延用。宝树园最初为明代归湛初所建,后来归顾家所有,然而最早的宝树园早已不复存在,该址变成了后来的顾家花园,但“宝树园”这个名字仍然保存了下来。顾颉刚一生著述甚多,其中一部就命名为《宝树园文存》。我曾猜测归湛初最早为园林取名为“宝树园”时,是否源自《滕王阁序》中的“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但没有找到证据。这次来到苏州,宝树园当然是必访之地。一进入悬桥巷,我就开始激动不已,其实这条小巷来过多回了,但每次都能让我万分激动,这里距离黄丕烈那么近。此次来到苏州,在马骥兄的陪同下,我们还特意去博士坞黄丕烈墓所在的水塘前凭吊了一番。今天的悬桥巷已找不到与黄丕烈相关的景物了,房屋大都保持着20世纪80年代的模样,只有偶尔几间透露出清末的余韵,顾家花园的4—1号即为其一,大门两边都贴有文物保护的标牌和简介,上写“顾颉刚故居”。由简介可知,此宅不仅为顾先生祖居,太平天国时

期还曾用作听王府,抗战胜利后,又为文通书局的编辑所使用,现由顾颉刚后人居住。门框周围是整条的麻石,门楣上方有图案,大门上亦有文物局悬挂的简介牌,最后一句是“故居名‘宝树园’,建于清初,其起居所为近代重建”。

大门是关着的,无法窥见里面是什么样子,不过我想,里面或许和已经访过的大多数名人故居一样,已经分隔成许多小的房间,分租给数户人家了吧,虽然简介牌上注明着仍由其后人居住,但文化名人的故居,能够仍然完全归其后人所有的实在不多。正在门口徘徊间,听到门内有响声,好奇之下,我叩了叩门,居然真的打开了。一位小伙子似乎刚刚午睡醒来,光着上身,疑惑地问我找谁,我赶紧解释是来寻访顾颉刚故居的,可否进去看看故居现况如何?小伙子说这里是私人住宅,不能参观,而且他是租户,需要问过房东才知道是否许可,我请其代为询问一下主人,并特意强调是从外地专程前来,于是他让我稍等,然后进入大门里侧面的一个小隔间,穿上衬衣往里面的小院走去。等候期间,我打量着这间故居,果然如我所料,其外观看上去气派,但内里已经完全不同那么回事,大门正对着一堵墙,右手边一间隔出来的简易小屋就是刚才小伙子租住的房间,其格局明显为当年政府将民居充公后所建。片刻后,小伙子出来招呼我进去,说:“主人同意了,你进去吧。”这时我才意识到,他是为了尊重主人,特意回屋穿上了衬衣。

进入小院后,眼前所见为一天井,天井不大,里面堆满了旧砖、木条以及夹板等杂物,墙角种着一些小盆的花卉,当年的大门已经封起来不再使用,估计门那边已经是别人的家宅,但门楣上的砖雕仍然保存完好,上面写着“子翼孙谋”,为周贻白所书。天井正对着正房,整个天井及房屋都显得非常残旧,地上堆着的建材也都是二手的,看得出主人打算修缮房屋。主人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说话很和善,见我打量这些旧建材,解释说房子太破烂了,正打算修一修,漏雨漏得不行了,我随口说这种被保护的旧居难道不是应该由政府出钱来维修吗?她笑了笑,说:“我们只能靠自己的钱,一点一点修。我和公公每个月的退休工资也就一两千块,有一点就修一点。”我想起门外简介称,现由顾颉刚后人居住,原来她就是顾颉刚的孙媳妇,知道我专程从北京来后,说顾颉刚的儿子、也就是她的公公就在屋里,问我要不要见一见。我非常意外,如果能够见到,那当然是太好了,于是我当即求见,请她代为转达。

她带我到正屋里让我先坐下,我趁机打量了一下正屋,里面摆放着五六件旧家具,全是20世纪初的样式,其中三个应该是书柜,正中间还摆着一只大箱子,我觉得当年也是放书的。靠近门口的地方摆着一对沙发,也是老样式,中间的小茶几上还摆着文竹,眼前所见一切虽旧,但旧中透出一种书香,炎夏里透出清凉,我整个人也慢慢沉静下来。一位老人慢慢从房间里出来,原来他就是顾颉刚先生的儿子顾德辉,老人家已经九十一岁了,但精神很好,谈兴亦高,说起往事来,记忆十分清楚,语气淡泊而通达,完全不似鲐背之年。

一开始就告诉我说他是过继的：“我们家很多都是过继的。长房儿子总是不多，我本来是二房的，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说好了，如果是儿子就过继到长房，如果是女儿就算了。后来一出生，是个男孩，马上就抱到了长房，我一天都没有吃过我母亲的奶，那边很早就请好了乳母。我们家很怪的，男的都是单传，女儿嫁出去都是生儿子，媳妇娶进来多是生女儿。”后来又讲起宝树园和顾氏渊源：“这里就是宝树园，但这个屋子不是原来的屋子，这是1933年造的。我们顾家现在败落了。当年祖父做官是很清廉的，做了很多好事，有人为了感谢他，替他存了一笔钱，等他退休了才给他，后来就重新造了顾家花园。以前这一片全都是顾家花园。你问三国时的顾雍？哦，那应该是我们一族的，顾嗣立和我们也是一脉的。顾氏应该都是顾野王的后代，但是在家谱上看不到这个。顾亭林应该和我们是一脉的，顾亭林是昆山的，我们家以前也是昆山的。怡园顾家和我们不是一族，那是安徽过来的，那叫徽顾。我们家都不喜欢做官，只喜欢读书，清朝有个皇帝来，忘了康熙还是乾隆，还曾给我们家题过一个匾‘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后来这块匾在太平天国的时候被烧了，我们家被整得很惨，顾家败落也跟太平天国有关。我觉得我们顾家跟鲁迅一家很相似，都是因为有个祖先做官而败落。”他还告诉我说，他小的时候在苏州，后来去了北京，女儿如今在墨尔本。

我向老人家提起顾颉刚先生的墓与藏书，他说：“父亲的墓没有了，知道是在灵岩山，但是没有痕迹了。父亲的书后来都运去了北京，是我送过去的，那是1954年，整理也是我帮着父亲弄的。后来‘文化大革命’，父亲也受影响，但还是有人保护他，因为他和毛泽东是同学，每次搞运动的时候都会有人通知他到外地出差，以免被整。我自己也藏书，但都是实用的书，没有什么善本。”令人意外的是，谈到书，老人家主动说到了过云楼旧藏整批拍卖的事：“过云楼炒得那么厉害，肯定有黑幕。”过云楼旧藏拍卖仅仅是三天前的事，老人家这么快就知道了，真让我意外，这说明他虽然足不出户，但仍然关心着外面在发生什么。在我们聊天过程中，顾先生的儿媳默默地给我们沏上了两杯绿茶，然后退下，让老人尽兴地回忆往事，全然旧时礼数。这一刻，整个苏州被仲夏的烈日笼罩，但在这宝树园里，旧时的书香远远弥漫过来，一片清凉。

十、藏书楼寻踪：李文藻万卷楼

李文藻万卷楼遗址在山东省青州市粮市街与昭德街一带，现已为一片新盖民房，毫无遗迹可寻。李文藻（1730—1778），字素伯，一字菑畹，晚号南涧，乾隆二十四年（1759）钱大昕主持山东乡试时，以第二名中式，被钱大昕叹为天下才，次年成进士，出纪晓岚门下。李文藻与钱大昕交情尤深，两人同处京师时，每日都相过从，李文藻归里后，每月必有手

书,其《南涧文集》就是请钱大昕为之作序。钱大昕在序中着重讲了李文藻嗜书之性:“南涧之性情,与予略相似。予好聚书,而南涧抄书之多过于予;予好金石,而南涧访碑之勤过于予;予好友朋,而南涧定谊之笃过于予;予好著述,而南涧诗文之富过于予。”李文藻去世后,其墓志铭亦出自钱大昕之手,铭文中亦述其藏书事:“南涧字茝畹,性好聚书,每入肆见异书,辄典衣取债致之。又从友朋借钞,藏弃数万卷,皆手自雠校。”又有:“南涧有三反:长身多髯,赳赳如千夫长,而胸有万卷书,一也;生长于北海,官于南海,二也;湛思著书,欲以文学显,而世称其政事,三也。”此三反虽为戏言,但亦可概括李文藻的一生。

李文藻极有可能是最早详细记述琉璃厂书肆的人,他的《琉璃厂书肆记》写于乾隆年间,不仅记述了自己在厂肆所购及所见,还详细记载了各间书肆的名号、店主和所售书籍的来源,为古书流传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自他以后,缪荃孙、叶德辉、陈乃乾以及雷梦水等,皆仿其例,纷纷撰写与琉璃厂书肆相关的文章。李文藻的藏书处主要有竹西书屋、大云山房、训厚堂等,所藏多达数万卷之多;其藏书印亦多,经王献唐先生搜集整理,已知有二十方之多。李文藻先后写过三部书目,分别是《所藏书目》《所见书目》和《所闻书目》,惜皆已不传,又刻过《贷园丛书》,周永年为之作序,称:“《贷园丛书》初集,共十二种,其板皆取诸青州李南涧家,其不曰《大云山房丛书》者,何也?曰尚思续刻以益之。凡藏弃书板者,又将多所借以广之,不必以一家故也。”周永年与李文藻相交二十年,往来书札无不言传抄书籍之事,李文藻去世十一年后,周永年由济南来到青州,慰问其家人,将书板携归梓行,正合钱大昕所言“定谊之笃”也。

不过,李文藻最令我羡慕的,并不是他的藏书和交友,而是他有一个家仆,这个家仆名叫刘福。根据《雪桥诗话》记载,刘福有一手椎拓的好手艺,日常跟随出行时都会携带纸墨,每逢经过学宫、寺院、岩洞、崖壁等地,必定停车周览,有所得,则尽拓之。有一次李文藻出迎总督时,在一庙中小憩,见到庙中有碑刻,于是让刘福秉烛拓碑直到天亮,结果等他拓完之后,总督已经不知什么时候经过了。《雪桥诗话》还录有黄仲则题李文藻曝书图:“积雨晴窗偶一开,手披鱼粉出秦灰。愿分太古九枝日,更曝胸中万卷来。”

此次前往寻访的,是李文藻位于家乡山东青州的藏书楼万卷楼,不过此行我上了互联网的一个当,因为万卷楼早就不存在了,但我在网上查得的资料都将它说得煞有其事,似乎仍然存在青州古城,而且将地址说得非常详细,称粮市路南的双井街有李文藻故居,因其家有万卷藏书,故将藏书楼命名为万卷楼。网页来源是当地政府网页,又说得如此详细,所以我比较相信,从冯溥佳山堂故址出来,直奔老城市寻找粮市街。

粮市街并不难找,但站在粮市街与双井街交汇处,我却愣了,眼前只是一片非常普通的现代民居,最古老的房子大概为20世纪80年代所建,根本没有什么名人故居。时近黄昏,下班的,接孩子的,买菜的,三三两两从我身边擦肩而过,这条小街并不热闹,是典型的

内地小城中的老住宅区，多为居民自建的两层小楼，我茫然地站了片刻，开始找人打听，这一带是否有李文藻故居，问了几位中年人，皆露出一脸茫然，颇不甘心，又往人多处走，有几位貌似当地老街坊的人站在一户人家门口聊天，我上前去打问，他们先是愣了一下，马上就善意地哄笑起来，用手朝正对着他们的一片民居划了一个圈说：“李文藻的房子？以前就在这里的，早就拆了！”我又问具体哪一处民居是当年李文藻故居所在地，他们没法作答，只能告诉我，反正就是这一片，后来盖房子，全都扒了，具体哪一家，早就说不清了，只能说是粮市街街口这一带。这时我看见墙角还坐着一位看上去有九十多岁的老人家，哆哆嗦嗦地看着我，似乎有话要跟我说，我赶紧上前问好，觉得他应该知道些什么。

老人家年岁实在太太，哆嗦了好一会，才说出一句话：“他，有后人，姓李。”我哭笑不得，李文藻的后人除了姓李，难道还能有别的姓？老人家仍然在哆嗦，又哆嗦出一句：“在修摩托车。”我又燃起希望，找不到故居，能够找到后人也不错，说不定就能告诉我一些关于李文藻的书上没有的故事。于是又向人打听李文藻的后人住在哪里，附近只有一家摩托车修理店，正好姓李，我很快就找到了他们。一位年轻人出来，知道我在找李文藻的后人，马上请我进去，说自己知道的不多，要请他父亲来和我说。年轻人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孝顺，说不出来是他的哪一个动作还是语言，看得出他可能读的书并不多，但是家教非常好。他的父亲大约七十岁，听力不好，有些难以交流，知道我是来寻访李文藻资料后，略有激动，十分自豪，一开口就说：“当年乾隆皇帝赐了十个字给他，后来我们李家就用这十个字来排辈分，我是第七代，他是第八代。”年轻人又指了在一边玩耍的小孩子说：“那是我儿子，第九代，先字辈，我们都是按字辈排下来的。”我请教是哪十个字，老人家说：“文章诗故姓，道德述先贤。我是第七代，德字辈，我叫李德昌。”从老人家的激动和正襟危坐的姿势来看，他应该很少接受采访，因此为有人专程前来寻访先祖而感到极为骄傲，不待我开口，就开始讲述他所知道的关于李文藻的故事，并强调当年李文藻殿试第一，但因为长得不好看，皇帝才把状元这个名额分给了别人，其实就考试成绩来说，他才是第一。我请教他可知道李文藻当年藏书的事，他愣了一下，这似乎偏离了他的关注点，他的妻子，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解释说，上几代没落了，书都卖掉，早就没有了，李文藻的墓也扒了，现在完全找不到了，连遗址都无法确认，“我们后代对此都有很大意见”。并告诉我说，以前的墓非常大，有石人石马，还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柱子等等，至于万卷楼，早就没有了，现在根本无处可寻。

李先生一家是非常传统的家庭，虽然现在从事的工作与文化没有什么关系，但仍然能感觉到传统文化在这户人家里的积淀，墙上挂着山水四条屏和一副对联：“云山生异彩，诗书有真香”。李先生在家中明显有着绝对的权威，这一点从他的坐姿、语气、表情都能看出，最明显的是他的儿子，一直恭敬地站在父亲身边，不随意插话，一副随时听候父亲命令

的样子,其态度令我想起书中经常见到的一个词:随侍。骆伟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齐鲁访书挹录》,其中谈到从李文藻后裔李珍华手中征得李文藻书稿一事,文章中还提到李珍华父亲的名字,看来他们那一支都没有再按字辈起名字了。

十一、藏书楼寻踪:宋春舫褐木庐

宋春舫褐木庐在山东省青岛市福山支路6号小院内。宋春舫(1892—1939)是浙江吴兴人,十三岁中秀才,别署春润庐主人,早年曾留学瑞士,精通多国语言,26岁即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法文教授,他还先后做过民国外交、财政部秘书和青岛天文台海洋馆馆长,这几个看上去毫不相关的行业,聚焦在同一个人身上,多少给人感觉有些传奇,但是后人对于他最中肯而准确的定位,却是戏剧家,所著有《宋春舫戏剧集》《宋春舫论剧》和《褐木庐藏剧目》等。褐木庐是宋春舫位于青岛的藏书楼,主要收藏各国不同版本、不同语言的戏剧类书籍,它同时又是中国第一个私立戏剧图书馆,宋春舫因为被誉为世界三大戏剧藏书家之一。

褐木庐藏书主要以戏剧为主,其名称来源也和戏剧相关,“褐木庐”是 Cormora 的音译,Cormora 又是宋春舫喜爱的三位戏剧家名字的缩写,他们分别是高乃依、莫里哀和拉辛。宋春舫对于戏剧可谓极度痴迷,1912年他前往欧洲,因为家境富裕,故每晚都去剧院看戏,当时进入戏剧院和歌剧院必须穿晚礼服,于是他就每晚都穿着晚礼服,方便随时进剧院看戏。他知道自己最终会回到中国,也明白回到中国后,很难再看到这些戏剧,于是他想方设法尽可能地把相关书籍都买下来,并且带回中国,最多的一次带了三千多本书回国,这些书最后都聚在了青岛。褐木庐建于1931年,据其后人回忆,宋春舫1925年因患上肺病,需要到空气清新的地方疗养,于是他选择了在青岛福山支路盖一栋房子,这就是后来的褐木庐。但是后来我又在另一本讲述青岛名人故居的书上看到,数年前曾在褐木庐院子中挖出一块奠基石,上面刻有“民国七年奠基”字样,民国七年是1918年,这时的宋春舫还未患上肺病,似乎也并未定居青岛,那么民国七年奠基的建筑物与褐木庐有什么关系,可能还需要考证。

我还曾在一本杂志上见过褐木庐的黑白老照片,四壁都是高大的书架,上面插满了书籍,中间是一圈沙发,似乎主人刚刚结束一场沙龙,照片下的说明是“青岛褐木庐戏剧图书馆(馆为前北京大学教授、戏剧家宋春舫先生私产,内藏英、法、德、意剧本约三千册,其目录现在尚未有单行本也)”。这张照片不知拍摄于哪一年,但《褐木庐藏剧目》编成于1932年,前有宋春舫自序:“予自弱冠西行,听讲名都,探书邻国,尔时所好,尽在戏曲,图府之秘籍,私家之珍本,涉猎所及,殆尽万卷。民国四年,初游法京,入Bibliothèque de L'opera,寝

馈其间,三月忘返。民六返沪,择所爱好,挟以俱归。十年再渡,道出德、奥,时则大战甫平,币值下降,遂罄囊橐,捆载而东,后因疾疹,并束高阁。近五六载,沪、杭、平、津,奔走往来,不宁其厥处。去岁,斥金四千,始建褐木庐于青岛之滨,聚书其中,今春复辞青市府参事,扁户写目,匝月乃竟。盖二十年来,辛苦搜求,所获不过三千余册,财力不足,闻见有限,无足怪也,犹幸所藏,尽限一类,范围既隘,择别较易,即此区区,已为难得。以言戏曲,粗备梗要,中土所藏,此或第一,持较法京,才百一耳。”

宋春舫在藏书圈闻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藏书票,他是中国最早使用藏书票的收藏家之一,他为褐木庐设计的藏书票图案可谓中西合璧,上面部分是中式雕花牌楼,中间写着“褐木庐”,中间部分是以一本打开的线装书为背景,中间为字母 C、B,以“Cormora Bibliophil”寓为“褐木庐藏书”,线装书和字母又印在交叉的两支鹅毛笔中间,西式的笔、中式的书,一起为藏于中国的欧洲书籍做个标记,的确很有意思。

因为康有为的缘故,褐木庐所在的福山支路其实已经走过好几遍了,但以前并没有想到去拜访宋春舫,这一次重来青岛,觉得不应该再次过门不入。福山支路的路口有一块路牌,上面写着“文化名人故居一条街”,下面列着一串名字,其中就有宋春舫。福山支路6号为一个小院,院内有两座白色小楼,其中2号小楼为宋春舫故居,从外形看,是明显的民国建筑,一栋带有地下室的两层白色小楼,然而说是地下室,其实也是在地面上,小楼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不规则的,尤其是那大大的椭圆形窗户,精心设计的木制窗棂间镶嵌着大大小小的玻璃,拼接成图案。一条小台阶通往正门,正门并不大,仅仅是一扇门而已,上面镶着一面扇形小窗。与我同来的司机忍不住感慨:“一百多年前的房子,居然这么有现代感!”然而我知道,这些老房子看上去很美,但真正在里面居住,却不一定方便。

围着小楼拍了几张照片之后,见台阶上的小门开着,里面光线很暗,但仍然看见有人影晃动,于是我非常冒昧地上了台阶,想看看里面。里面是一个非常小的过道,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厅,过道靠着墙的地方放着一副炉灶,一位男子正在煮食。我向他道歉,然后问他是否可以进去看看,这位先生非常和善,让我进去随便看。但其实也看不到什么,小过道收拾得非常干净,空间十分局促,一看就知道是好几家人一起住在里面,能看见的房门全部关着。他告诉我说,现在这栋里住着四户人家,上下各两家,至于为什么会四户人家住在一栋楼里,原因就不用再解释了,现在他们都出去上班了,所以只能看看过道而已。这位先生似乎对小楼的历史比较了解,小楼并没有挂牌,没有任何与宋春舫或者褐木庐相关的标志,但我问起藏书的时候,他指了指正门右侧的一个房间说:“对,这以前是藏书楼,褐木庐嘛,就是102,102以前就是放书的,听说以前还有很多书签,带着褐木庐的标记。”我大喜,问他还有吗?他说的书签,应该就宋春舫那张著名的藏书票,可是他说,早就没有了,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又说:“前一阵还有宋春舫的后人来过呢,说他们四五岁的时候

就在这门口玩,现在回来看看。我还问他们,是不是要收回这房子,他们没有回答我。”我顺便问他,是否也盼望着搬迁,因为这些名人故居总是说着好听,但往往很多都没有暖气和厨房、卫生间,实际住在里面并不方便。比如眼前,他们只能在过道里支起一副炉灶。他说:“也想搬啊,可是政府没动静。要是让我们搬走了,总得给我们个地方吧,冬天有暖气也好过一点。”

我知道这很难,名人故居的回收牵涉的问题太多,有时候不是政府不想收回来保护,而是付出的成本太高。我细细打量了一下现在的褐木庐,只有房子的外观是老的,室内的地板还是老的,其他已经看不出什么了,曾经放书的102室,白色的房门关着,主人上班去了,不知道他是否也是位爱书人,居住在宋春舫的藏书室里,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草此文时,正逢癸巳年秋拍,各家图录陆续寄来,时逢古籍拍场的相对低点,少有老眼犹明的感觉,无意间在华夏国拍的图录中看到宋春舫签发的股票,虽然不是他批校的书,但对我这种有佞稿抄校本的藏书癖而言,藏书家的笔墨总能让我心有所动,本欲拍下聊备一格,但看看估价,竟然是一万二到两万五之间,花这么大的价钱买份参考资料,想想觉得自己太过奢侈,一番纠结之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冲动。

十二、藏书楼寻踪:李盛铎木犀轩

木犀轩是李氏四代藏书之所的总堂号,其具体位置很难说是哪一间。最早使用这个堂号的是李盛铎的曾祖父李恕,其于道光元年(1821)在江西德化乡间建起藏书楼,命名为“木犀轩”,当时的位置就在宋代大儒周敦颐墓冢旁边,据说积书十万余卷,毁于太平天国,之后又重新聚起,延续到第四代李盛铎,木犀轩藏书始名重一时。李盛铎(1859—1934),字椒微,号木斋,晚号麀嘉居士,光绪十五年(1889)曾中进士,嗣后一直仕途顺达,官至巡抚,民国后又任大总统顾问、参议院参政等职。因自幼习见长辈嗜书,李盛铎十岁即开始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十二岁就开始自己购书,所购第一部书为明刻《文山先生全集》。其父李明墀去湖南任巡抚时,李盛铎随父至湖南,正好遇上袁芳瑛卧雪庐藏书散出,几乎将其中的精本、善本全部纳入囊中,一举奠定后来木犀轩藏书傲视海内之基础。李盛铎曾两次出访日本,得日本汉学家岛田翰指引,购买了大量国内久佚的宋元旧刻及日本、朝鲜古刻本,这成为木犀轩藏书有别于其他藏书家之一大特色。由于时局的原因,当时许多藏书旧家纷纷抛售古籍以换余米之资,身居高位的李盛铎资金雄厚,又有官场便利,得以广纳众本,成为“吾国今日惟一大藏家也”。

李盛铎藏书如此之富,藏书的地方自然不止一处,因此又分出许多专藏某类古书的堂号,如专门收藏先代遗书的建初堂、专藏乡贤著述的李氏山房、专藏师友翰墨的俚青阁、专